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陳 柱 選 註

老 子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老

編 輯 主 幹

王 雲 五
朱 經 農

選 註 者 陳 柱

子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緒言

一 辨明老子六疑問

自來傳述老子者甚衆，以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爲最古，而較爲可信。其傳

曰：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司馬遷此傳，序事旣簡，又多疑蓋之詞。於是後之學者，遂發生以下諸疑問：

(一) 老聃與太史儋是否一人？

(二) 老子與老萊子是否一人？

(三) 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是否一人？

(四) 老聃與老彭是否一人？

(五) 老子之年壽如何？

(六) 何以稱爲老子？

第一疑問，據清儒畢沅之說，則以老聃太史儋本爲一人。其言曰：

沅案古聃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聃字，云耳曼也；又有瞻字，云垂耳也；南方儋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瞻耳字皆作耽；說文解字又有耽字，云耳大垂也；蓋二字聲義相同，故並借用之。鄭康成云：『老聃，古壽者之號。』斯爲通論矣。

而與畢沅同時之汪中，則以名聃之老子，與名儋之老子爲二人，與畢沅說異；而以著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爲儋，亦與畢沅說同。汪說甚博辯，詳見下文第三疑問所引。

三疑問所引。

第二疑問，據畢沅說，則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其言云：

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老子苦縣人，老萊子楚人；史記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藝文志作十六篇，亦爲道家言，且與老子同時，故或與老子混而莫辨。沅又案古者有萊氏，故左傳有萊駒，老萊子應是萊氏而稱老，如列禦寇師老商氏，以商氏而稱老義同。當時人能久生不死，皆以老推之矣，亦無異說焉。

而汪中則以老萊子與老聃及太史儋各爲一人，其言云：

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於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老萊子之爲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卽苦縣厲鄉曲仁里也；而老聃之爲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心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爲常縱教老子。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

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

第三疑問，則汪中說，以孔子問禮之老子與著書言道德之老子爲二人。其言云：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韓申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司馬適秦，史角在魯，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

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爲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

第四疑問，則鄭康成以論語老彭爲二人，老卽老聃，彭卽彭祖。包咸皇侃則以老彭爲一人，包以老彭爲殷大人，侃以老彭爲彭祖，年八百歲。至今人馬敘倫，又以彭祖老彭非一人，而殷之老彭與老子又非一人，而論語之老彭卽爲老子。其言云：

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商之老彭，其事見於大戴禮者，不相脗合。而老子五千文中『谷神不死』四語，僞列子引爲黃帝書，黃帝雖無書，而古來傳有此說，後人仰錄爲書，則許有之，故呂氏春秋賈誼新書皆有引也。又『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周書之辭也；『強梁者不得其死』此周廟金人銘之辭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郎顛上便宜七事，以爲易之辭，則老子蓋張前人之義而說之，不自創作也。又漢書藝文志道家前有伊尹

太公辛甲鬻子四家，則道德之旨，不始老子，而有所承。又禮曾子問記四事，則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證也。此皆事據灼然。若『彭』之與『聃』證之音讀，自可通假。說文彭從壹多聲，則聲歸侵類；然證之甲文，彭或作𠄎，則段玉裁刪其聲字是也。壹邊之多，所以表鼓聲之彭彭，於聲類宜歸陽部；說文𠄎勅一字，春秋成十八年左傳，士魴，公羊傳作士彭，並可證也。聃聲談類，談陽之通，若國策『更羸虛發而鳥下』，僞列子湯問篇更作甘，而說文讖重文作誌，詩桑柔瞻相臧腸狂協音，並其證矣。然使彭如舊說，從壹多聲，則侵談相通，古亦有徵。少牢禮有司徹乃𦉑，古文𦉑作尋；儀禮士冠禮執以待於西坵，古文坵爲檐；周禮鍾氏以朱湛丹秫，注讀如漸車帷裳之漸，亦並其例矣。然則老子之字聃，而論語作彭者，弟子以其方言記之耳。若此事據，古籍多有，春秋哀十年左傳，薛伯夷卒，公羊傳夷作寅，其一例也。又論語加我字於老彭之上，前儒以爲親之之詞是也；蓋老子宋人而子姓，孔子之同姓，故然。

至第五第六兩疑問，則後之誕妄者，多以老子爲長生不死，轉相傳會，說至可笑！茲節錄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之說，以見一斑焉。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爲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概云。老子母感大星而有娠，應見於李氏，降生於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遙李樹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無果，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或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頰，聃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淵，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文，蓋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爲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爲柱下史。歷成康之世，

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輦車，徐甲爲御，遂去周。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陽公，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善內學……每望霄漢，有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至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擊跽曲拳，邀迎就舍，巾櫛盥漱，齋戒問道。至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而何術可御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樓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去家，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俱游乎流

沙之域。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卻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嚴事老子而問禮焉……

其怪誕有如此者。其實此五六事，細讀史記，已甚明白，後人自妄爲臆測之耳。茲就史記老子本傳爲之論明如下：

(一) 老聃與太史儋非一人 按本傳云：『蓋老子百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云云。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世疑老聃與太史儋爲一人者，蓋本於此。然本傳下文歷敘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子爲膠西王卬太傅，其世系如此之明，則聃之果爲儋，老子之裔孫，豈不知之？太史公豈不能訪而知之？而所以爲是說者，蓋漢初好黃老，武帝雖崇儒術，而好神仙，以儋爲聃，必當時朝廷上下俱有是說，欲以證明老子之長生不死者，司馬遷心知其非，而難於質言，故曰：『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其不然之意，

顯然言外矣。且據史記所述，則儋乃預言家也；而老子云：『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疾前識如是，其不爲一人審矣。

(二) 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按本傳言此，尤爲明白，其述老子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述老萊子云：『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言亦楚人，則以爲二人明甚。太史公傳老子，旁及老萊子，猶孟荀列傳旁及慎到、劇子、墨子之徒耳。

(三) 孔子問禮之老子與著書言道德之老子爲一人。按此史記本傳所明言，而或以史記爲誤，以問禮之老子，熟知禮制，而著書之老子，則非禮也；不知二者原不衝突，老子爲周守藏史，故熟知禮制，而孔子問禮焉，又深知世界質文之變，其利害常相倚伏，故痛斥禮文。禮記所載答孔子問禮之言，言已往之制度也；其著書之說，與答孔子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之言，則戒將來之弊也。至爲周守藏史，是前事，而又言爲隱君子，則是後事，其中固明言見周之衰乃遂去也。

(四) 老聃與老彭 按此條史記無說，論語所稱之老彭，既甚簡約，止可付之闕疑。若止據一二聲音之相似，妄爲斷定，大可不必。

(五) 老子雖老壽並非不死 按史記云：『蓋老子百有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是明老子雖壽，其年仍有限，非長生不死也。二百餘歲，理固當無；百四五十歲，固非絕對不可者。

(六) 老子姓李老李雙聲故李子稱爲老子 按此史記言老子姓李，不言其何故稱老；生於李樹下之說，史記無有，知爲後人謬說無疑。李老雙聲，猶離婁雙聲也。老聃卽李聃之轉，古亦有稱李聃者，見六臣本文選景福殿賦善注。至史記本文：『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之言，亦當據王念孫說訂正，爲『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蓋唐以後之人妄爲增改者也。

二 辨老孔不同時之說

老子爲與孔子同時人，自來鮮有疑者，至清儒汪中崔東璧始疑之。今人梁

啓超更取崔東璧汪中之言而綜合之，定老子爲戰國時代之人，其書爲戰國時代之書。茲將梁氏在北京大學演講提出各種證據如下：

(一) 從史記老子莊申列傳——以下簡稱老子列傳或列傳。——中間細看，現在考老子履歷，除了老子列傳，沒比他更可靠的了。似是(甲)列傳中說老子的地方，有老聘老萊子太史儋三個人，究竟是幾個人，司馬遷用幾個或字，令人莫明其妙。崔東璧說老子不是老聘，汪容甫說老子是太史儋，只是世人多惑俗說，不肯聽他們。至於列傳敘到年壽，也用或字，究竟是多高壽？抑是人非人？簡直與神話化沒有差別。(乙)列傳前面是神話，後面纔說到幾句人話，說道：『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查魏爲諸侯，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老子既與孔子同時，何以他的兒子能做魏將？(丙)列傳又說：『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是解爲老子八代孫，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三代孫孔安國，爲漢景帝時人，當與解同

時，一個八代，一個十三代，何以不相符若此？老子必是孔子以後若干年纔合。
(丁) 列傳中的神話，仔細研究，大半是從莊子的天道天運外物三篇搬來，有的是說老聃，有的是說老子，主名還未確定，何能拿來做根據！莊子自己說，寓言十九，更不能拿來做歷史看了。

(二) 從孔子墨子孟子三人的書中細看，(甲) 史記載孔子稱贊老聃，說『老子其猶龍乎！』詳查論語一書，知道孔子喜歡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如蘧伯玉子產諸人，藉令孔子嘗稱美老聃，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呢？
(乙) 墨子孟子二人，都是喜攻擊反對派的，又是好說話的。若老子與孔子同時，何以他們二人的著作，都不曾說及老子？

(三) 拿曾子問老聃的話，與老子本書比較，曾子問裏面的老聃，是否即是著老子書的老子，已經前人批評過，若說是一個人，那老聃所說的話，都是拘謹守禮一派，與老子本書的宗旨，大不相同。

(四) 從老子本書的思想上細看本書中所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及『民多利器，國家滋昏……』那樣激烈的話，不合春秋時代的思潮。

(五) 從老子本書的文字上細看，本書有許多處文字，斷非孔子同時的人所說的話。(甲) 前人已考出書中，『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兩句，所謂『偏將軍』、『上將軍』是春秋以後制度。(乙) 書中數處說『取天下』，查春秋時霸主爭長，不過都是象在太平洋會議席上，想坐首席，並無取天下的意思，何以孔子同時的人，就有此等言語？(丙) 書中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查左氏所述大戰，不過文字寫得轟轟烈烈，其實戰線都不過三十里——梁氏所著歷史研究法，作一百里——戰期都不過一日，例如鞏之戰，左氏說三周華不注，華不注不過泰山旁一個小山，十五分鐘就可繞一周，齊晉打仗，只繞華不注三周，其戰事之小，就可想見，那能就會『必有凶年』、『荆棘生焉』。(丁) 書中數言『仁義』，查仁義

二字，爲孟老先生的專賣品；何以孔子同時的人，就會聯用起來？（戊）書中數言『王侯』『王公』，查某諸侯稱王，是在春秋後數十年，何以孔子同時的人，就會『王侯』『王公』聯用起來？

以上梁氏之言，錄自張煦所撰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問題一案判決書。張氏所駁，甚有見解。茲更采其說，參以鄙見，分別辯之如左：

關於（一）（甲）老聃與老萊子是二人，史記本傳言之甚明。老聃與太史儋是二人，史記本傳雖多疑或之辭，然其以爲非二人之意則頗明白，詳見上文，茲不再贅。其敍年壽亦用或字，則疑以傳疑之意，言或而不決，則其不爲塙信可知，何得謂之神話化！且卽令有神話化，則不信其神話化者可也，又烏能因此而定其決不與孔子同時！史記漢書載高祖事，均有斬白蛇等神話化，亦可以因此盡不信史漢高帝本紀，而謂高帝不與項羽同時乎？（乙）列傳止引太史儋一段似神話化，而前面首述老子國縣鄉里姓氏名字及官職，次

述與孔子問答次述去周次及尹喜請著書皆人事之塙然者何得謂本傳前面是神話，後面纔說幾句人話乎！至於爲魏將一節，魏爲諸侯，雖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柱按當是七十六年，疑原誤排。——然焉知老子之卒，不後於孔子，若老子之子名宗者，生於孔子卒之年，至魏爲諸侯，距孔子之卒七十六年，則宗之年不過七十六歲，豈遂不能爲魏將乎？豈宗之年決不能壽至七八十以上乎？張煦云：魏爲諸侯，雖在孔子卒後七十年，而晉滅魏以封畢萬，早在魯閔公二年，卽孔子卒在一百八十二年，畢萬之魏，爲晉六卿之一，後又爲晉四卿之一，後又滅智伯而爲三晉之一，其爲三晉之一，僅在孔子卒後二十六年，儼然諸侯，爲日已久。古者大夫有家臣，何得謂魏未受命爲諸侯之前，不能有將！就說魏必在受命之後，其將始能稱魏將，史書本多舉後制以名前例，如左傳生而稱諡，又如史記黃帝本紀中有諸侯，在周始有五等之制，黃帝而有諸侯，亦屬此例。卽如老子列傳說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考苦縣本

陳國地，楚滅陳在孔子生後四十七年，老子本長於孔子，則實陳人而謂之楚人，皆屬此例。據此則老子之子，縱在孔子卒後若干年仕魏，這魏將二字，亦加得上。（丙）梁氏不信史記本傳，然安知本傳記老子之子孫世代，不有遺漏，何以在彼則決其不可信，在此則決其可信，以爲立說之根據乎？吾以謂老子，其大者也，老子之子孫，其小者也，司馬遷作本傳，大者當不易誤，小者或當失考耳。至與孔子之後孔安國相較，一爲八代，一爲十三代，張煦云：此等地方，不當僅問歷世若干，實當並考歷年多少，自孔子生年起算，至漢景末年，共四百一十年，——煦照皇極經世等書推算。——老子活幾百歲的話，雖不可盡信，總可斷定他是享壽百歲左右，或竟在百歲以上，就不能說他的子孫不享高壽。又孔子之父年已六十四，始娶孔子生母，——見史記正義引王肅家語——此語縱不足信，也不能說古人五六十歲不能生子。據此則以壽百歲左右的老子之子孫，歷世九代，就不能說他不能歷時四百年。古者上壽一百二

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莊子謂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子亦以七十僅爲中壽；孔子年七十三，其子孫十三代中，只子歷年及莊子所謂下壽，餘或五十餘歲，或四十餘歲。孔子二十歲生伯魚——照索隱引家語及孔子世家本文相考——其後十三代，皆不永年，定皆早世得子，則這樣的傳代，何能作爲標準比例！復查經典釋文敍錄載左邱明作春秋傳——左邱明實亦孔子同時人——以授曾申，申傳吳起，七傳卽至漢文帝時賈誼，以證老子八傳至解，有何疑問！必欲以孔子十三傳相比，就是想把萬牲園站門的長人，和小說上的王矮虎擡作一般長了，世上那有此理！退一步說，九代人萬不能歷四百年，那末，老子列傳說宮玄孫假的玄孫，只爾雅釋親上對曾孫，下對來玄孫，方是第四代，若單言玄孫之玄，無異遠祖之遠，說文玄，幽遠也，東京賦注引廣雅，玄，遠也，玄字遠字，義本相同，遠祖本是高曾以上的祖，玄孫自然可說是曾孫以下的孫；據此，就不止八傳了。（丁）神話之說，依上甲乙兩條，已辯

之矣。

關於（二）（甲）論語雖爲載孔子言之書，然極不完備，不能以論語所不說，便謂孔子無此事，譬如論語不說孔子娶妻，便可說孔子無妻乎？況論語一書，原有殘缺，卽如魯論齊論古論，篇數已各不同，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今失之，安知其稱美老聃之言，不在問王知道二篇之中邪？張煦云：論語中說老子的地方，一見於述而，再見於憲問，述而『竊比於我老彭』，老卽老子。述而二句，卽孔子所引成語。老子喜用成語，其書用黃帝金人銘的話，已有數處——金人銘見於說苑，崔東璧指爲習黃帝者所託，但崔氏只從僞書的家語引出，不知據說苑，卽見其陋。——故孔子引爲同調。昔人謂孔子此語，當爲修春秋而發，太史述舊聞，故孔子以商周兩史官爲比。據此，則老卽老子，毫無疑義。至憲問章『或曰以德報怨』，此文見於老子，昔人謂或是指老子，其言甚是。（乙）孔子問禮於老子，歎老子猶龍，則老子道德之說，雖與孔子不同，

而孔子必深知其用意所在，故不非之。孟子學孔子者也，又安得而非之！又老子以柔勝剛，故其說孟與墨均未之攻擊。且原墨子之學，似多本於老子，兼愛即老子之慈，節用即老子之儉，其非攻非樂之出於老子，尤爲顯然。且儒與墨反，楊亦與墨反；墨書中雖非別士，然不著非楊之篇，而有非儒之題。故即令墨老相違，其不著論攻之，亦猶斯耳。

關於（三） 張煦云：此條拿尼采來做例，自不煩言而解。那曾子問中的老聃，拘謹守禮，有何問題！

關於（四） 請試讀以下三章之詩，其憤痛爲何如？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嗚呼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此詩據序爲作於厲王之時，梁氏縱不信古序，但此爲孔子以前作品，想梁氏亦難否認；然則孔子之時，春秋之末，其民之呻吟痛苦可知；老子生於其時，發激烈之言論，又有何不可？

關於（五）張煦云：老子一書，有人考過其中文字多有竄亂，但沒有全考出；若欲從他文字上定時代，必須先做一番考訂工夫，定明他孰爲原文，孰爲竄改，纔能說話。查所列除前人說過的『偏將軍』『上將軍』外，其餘各處，尙不足證明所用文字曾經竄改，那裏還能拿來否認全書的時代（甲）古書多後人妄增，或以注文誤入正文，讀者宜分別觀之；若據一二後人誤加之說，遂斷定其書之年代，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贊有揚雄之言，亦可援以定史記非司馬遷作，或司馬遷爲揚雄以後之人乎？張煦云：此節在王弼本第三十

一章，本章王弼無注，文字原經竄改。考宋晁說之說，王弼註老子自『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明焦弱侯說『兵者不祥之器』下，似古之義疏雜於經者；清四庫館臣說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至『言以喪禮處之』，似有注語雜入；前人已經見到『偏將軍』、『上將軍』是雜入之注疏，不成問題。（乙）張煦云：此句舊注『取治也』，所以說『取天下常以無事』，即『無爲而治』的意思，所以又說『及其事不足以取天下』。廣雅釋詁：『取爲也』，爲治義近，以治訓取，義非無據。（丙）此極言其殺人之多，甚之之詞耳。如言『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豈真無子遺乎！張煦云：考鞏之戰，晉侯許郤克八百乘，照每乘車一兩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算，就是六萬人，八百兩車，三千二百匹馬；還有魯衛曹狄四國聯軍不在內，更加上齊國抵敵的軍容，能彀說是小戰嗎？晉國的兵，從山西到山東，數千里外去打仗，中間經過衛……國，起先從齊師於莘，到『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

之下……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到『辛酉師陳於鞏』能夠說戰線不過三十里，戰期不過一日的話嗎？古書叙戰，往往只敘分勝負的那一天，後來史書，猶多如此，有何疑問！我們再論他的軍容，僅憑鞏戰一部分的八百兩車，三千二百匹馬，那些車轍馬跡，也要把禾苗踏死，還愁不能致凶年，生荆棘嗎？至於華不注在今歷城縣，與泰安縣之泰山，相去數百里，縱是山脈相連，斷非在泰山旁邊的話！說到三周華不注，是左氏做文章，故史記齊世家敘鞏之戰，文雖同左氏，卻把這一句刪去了。（丁）今人胸中先有成見，要將『仁義』二字，爲孟子專賣品，故凡他書先於孟子而言仁義者，皆視爲孟子以後之書，真是豈有此理！（戊）張煦云：考吳子壽夢，在春秋絕筆前一百零四年已稱王，稍後，越亦稱王，楚更在春秋前稱王，老子原籍，與楚接壤，或後竟爲楚人，豈有不知楚王在周做官，豈有不知周王——夏商周皆稱王——何以孔子同時的老子，不會用他易蠱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聯

用嗎易坎象『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離象『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不是王公聯用嗎？

至日本人津田左右吉著儒道兩家關係論——李繼煌譯，商務印書館出版。——更謂原無老子其人，其所提疑問，大約與梁啓超相同；不過梁尙謂有其人，津田則並謂無其人耳。此事不須深辯，試問周秦諸子，言老子老聃者如此之多，贊成其說者有之，反對其說者有之，彼與老子皆年代相去不遠，何以一人僞託之，百人附和之？豈諸子皆未嘗學問者邪？由彼輩推論之方法，則雖謂孔子孟子子亦並無其人，亦未嘗不可。

三 老子書

老子之書，本不稱經，其稱經者，蓋後人所追尊，猶離騷亦本不名經，而後人妄尊以經名也。其書今分上下篇，八十一章，皆非本真。林希逸云：『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

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七十二章，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玄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矣。按老子一書，本雜記體，既多錯簡，而分章亦多不合，茲所論述，仍用八十一章爲標題，所以便初學，沿舊例耳；其有大相乖違者，則於解釋略言之，其詳則拙著『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一篇，較爲著明，閱者可互考焉！

四 編餘語

自來注老子者紛紜：大氏言養生者則視爲修養之書；言兵者則視爲陰謀之言；言佛者則視爲虛無之旨；言仙者則視爲學仙之訣；其說多怪妄不經。今細審本文，知老子之言，就哲學而論，則爲主張天演物競之說；就政治而論，則爲打倒專制政府，反對復古之學說；其對於社會生活，則主張損有餘，補不足，抑奢侈，尙儉樸，使貧富階級，不甚相懸，人之欲望，不致太奢，以求社會秩序之安寧；此其

大旨也。

柱去冬有老子集訓之作，今春有老學八篇之作，皆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此二書所見，已各略有不同，茲編所論述，亦復略有差異；此乃學業見解日異之故，閱者幸勿譏其矛盾！

柱於老學，其訓詁理論，皆已詳於老子集訓及老學八篇中，茲編所述，務求簡易，不遑詳徵博引，閱者欲知其稍詳者，請進而參閱彼二書焉。

此編訓詁，亦間有與前二書不同者，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四句，天與地對，神與谷對，由是可悟谷神之『谷』亦爲與神相對者，其意義當與『神』相近，而有陰陽之異；前人解『谷神』之谷爲善爲欲，解『谷得一』之谷爲山谷之谷，均未得其義。又如『大器晚成』向之解者，皆以晚爲早晚之晚；今按上文『大方無隅』下文『大音希聲』——第十四章云：『聽之不聞名希』——『大象無形』均無隅與大方相反，希聲與大

聲相反，無形與無象相反，則晚成亦必與大器相反，晚從免聲，當有免義，晚成猶言無成，希聲猶言無聲，與無隅無形文義一例，晚訓爲無，猶莫字本日暮本字，而訓無也。如此等等，均爲新近研究之所得，特附述於此。

十六、十一、二十三
陳柱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⑤

○常者，永久不變之謂。可道可名，則非永久不變，何以故？以凡道之名之，則必有對待故；如云道是生，則有生必有死，而道便當有死矣，如云道是小，則大小之相形本無定，而道之大小不可得言矣。然則一名爲道，人將問我以何謂道，我亦竟不能答也；故卽道之一名，亦當不可成立，而爲便於言說計，不能不強名之爲道耳。○是故就先於天地之開闢而已，與同天地之開闢而俱來者而想像之，則

絕對不可言說，不可名狀者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若使一着言說，則有一必有二，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宇宙之內，形形色色，乃不可窮極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欲讀如莊子知北游篇

「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之欲。無欲謂忘然無思念，無意識。妙讀如易經「妙萬物而爲言」之妙，謂生天地萬物之道也。徼謂分微，萬物之分界也。——史記黥布列傳注云：「徼謂以木石水爲界者也。」

是微有異義。——道既不可得名，故吾人唯有忘然無思無識，以觀無名之妙而已，此形上之學也，此重乎修養而頓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若就天地萬物而論，則當窮思極慮，以究萬物之異同，此形而下之學，如今之科學，最重分析者也，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④兩者指上所言始與母，及妙與微也。謂以道觀之，本無區別，以物觀之，始生區別也，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也。⑤是故就其同者而言，則可謂之玄，說文玄字作，从，从，象以 8 覆之之形，8 者，小也，而以人覆之，此天地未開闢之原子，不可分別，不可名狀，不可言說也，故謂之玄。玄之又玄，則此原子之中，又有爲之原子者焉。愈推愈小，以至不可思念，不可意識，此則衆妙之所自出者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①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②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①天下事物，如美惡大小長短苦樂等，莫非對待比較而生，故有美斯有惡矣，有大斯有小矣，有長斯有短矣，有樂斯有苦矣；故嚴復云：『試舉一物爲喻，譬如空氣，爲生物所不可少，然不覺眼前食氣自由之爲幸福也，使其知之，則必有失氣之惡。』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②此舉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等相對待比較之事，以例美惡及善不善也。音聲猶音響。③有美則有惡，有樂則有苦，而求美去惡，願樂舍苦，此天下人之常情，而天下乃從此多事矣；此物質文明愈進步，而天下所以愈難治也。故聖人欲矯之者，唯有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已。不言者，謂不以此善惡苦樂相號召，使民忘於美惡苦樂之間，如魚之在水而忘水也；魚在水忘水，則如無水，民在治忘治，則如無治，故曰處無爲之事無爲非不爲事也，如天地之生物，順乎生生之自然，物不知其所以得生，而天地亦不自知其所以生之也。④天地生物，既本乎自然，則物之生也不得不生，故曰作焉而不辭，生非已德，故曰生之而不有，生之長之，不知其所以然，故曰爲而不恃，因物而爲，功成非已，故曰功成而弗居。夫『居』與『去』亦對待之事也。既已不居於前，又孰從而去之於後，故曰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此數句當是他章之錯簡，本書爲初學而作，故一照舊本，以免紛更，而解之於此。

三章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賢也，難得之貨也，可欲也，此三者，亦對待比較之物也，不尙賢，不以智識階級壓迫羣衆也，不貴難得之貨，不以物質文明迷惑羣衆也，兩者既無，則心無可欲而不亂，故不至釀成階級之革命矣。⊖

聖人有鑒於此，故其爲治也，常虛其心，使無可欲，故其生活之程度，不至逐日增高；常實其腹，使不患飢寒，故生活之事，不至於常感困難；弱其志，則不至冒險而犯天下之不韙；強其骨，則可以努力於工作；如是則民常無知無欲，不惑於外物，則雖有智巧者，亦無所資以爲亂矣。如此爲治，乃爲於無爲，一切皆自由平等，斯無不治矣。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①沖，說文引作盅，云器虛也。②此章專形道體，挫銳四句，語意不類，當從馬敘倫說，定爲五十六章

錯簡，解見彼章。③道之本體，既不可得而言，則其原始亦不可得而說，只覺其似爲造物之先而已，

不能知其從誰所出也。帝王弼云：『謂天帝。』然此所謂帝，乃自然之代稱，非宗教家所謂上帝者比也。嚴復云：『此章專形容道體，當翫兩「或」字與兩「似」字，方爲得之；蓋道之爲物，本無從形容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不仁[△]謂任其自然，無仁恩之心也。芻狗[△]祭時所用之物，未用時貴之，既用則棄之，簡言之，謂已故則

可棄也。天地生物，譬如草木，春生秋落，當生而榮，已落則棄而不可復用，明春復生，亦已非此日之花

葉矣；聖人於民，亦復如此，何者？蓋今日之百姓，已非昔日之百姓，明日之百姓，又非今日百姓，故古之

政教，非所以用於今，今之政教，亦非所能用於後也。或曰：詩天保：『羣黎百姓。』毛傳云：『百姓』謂

百官族姓也，老子此章之百姓[△]，當作百官解為最適。百官者，政教之所寄也，以百官為芻狗，官府政教，

不可因襲也，此老子反對復古之說也；故莊子常以此詆儒家之稱先王，說仁義。○王弼云：『棗，排

棗，籥，樂籥也。棗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

不可得而窮，猶棗籥也。』柱按此謂天地之間，以空虛而能容物，以動力而能生物也。此四句，似宜別

為一章。○莊子齊物論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夫是非無窮，則

吾窮矣，故不如守中也。數亦多也，多言數窮，猶云多言多窮。此二句亦宜自為一章。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嚴復云：「以其虛，故曰『谷』；以其因應無窮，故稱『神』；以其不屈愈出，故曰『不死』；三者皆道之德也。然猶是可名之物，故不爲根。若乃其所以出者，則真不二法門也。」桂謂此章言生天地萬物之本者也，最應注意者爲「不死」「若存」「不勤」三語。不死而已，非生也，若云生，則必有死矣；故列子云：「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又云：「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列子之「不生」，卽釋老子之「不死」，「不死非生，則不生亦非死也。存而非存，故能不屈愈出，非存而存，故能萬物畢有，故曰若存，若存云者，非存非亡之謂也，若云是存，則有亡矣，若云是亡，則天地萬物何從而生？故曰若存也。」不勤者，以生而不生，存而非存之故也，若是生物，則從幼而老，從老而衰，從衰而死，非用之不勤者矣。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能生萬物。然而天地非自生也，即列子所謂生生者不生之意，唯其不自生，故異於物之自生者，而能長生。此云長生，亦即上章不死之意，與尋常之所謂生者異也。○聖人治國亦如此，不自先其身而身常先，不自存其身而身常存，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喻如有寶器然，私於一家，則出於一家之外爲失矣，私於一國，則出於一國之外爲失矣，若私於天下，則將安所失乎？此聖人所以無私以成其私也。而或者釋爲以退爲進，目爲陰謀，則誤矣。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此以水喻聖人不自私，忘己利物，而不與人爭也。人人皆欲爭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故不留餘地，而

豪強兼并，所得者少數人之得，而所失者乃不可勝數也。嗟乎！此帝國主義所以不容於今之世也！上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嚴復謂爲『天演開宗語』，然則老子固非不知物競天擇之說者，而常以不爭教人，蓋深知人類之安寧，在於人類之互助。互助之道，必基於謙讓之德，凡異種異國之人，固不得視如毒蛇猛獸之必出於爭也。此吾國孔老之道，所長者在此，而中國今日所以不振者亦在此。要之，公理所在，固必有伸之一日也。○居善地七句，疑當別爲一章，或云：此四句皆聖人利物不爭之實。——李載贊說。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稅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老子之學，期乎一切平等，故戒持盈以見官位階級之不可恃，戒揣銳以見智識階級之不可恃，戒金玉滿堂，以見資本階級之不可恃，非提倡階級革命也，使夫不爲之已甚，以消患於無形，弭禍於未

成耳，故曰功遂身退，天之道。夫若是，則何恃之有？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楚辭遠游：「載營魄而登遐兮。」王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以抱訓載，以靈魂訓營魄，此漢人故訓。莊子庚桑楚篇載：「南榮越問老子云：『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原作吉凶，據王念孫改作凶吉。——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

又作號，音同。——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儵然而往，倏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此莊子純釋老子，莊子之「抱一」，「勿失」，即老子之抱一勿離也，謂神魂精一，不惑於外物也。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云云，即老子專氣致柔之說也。無卜筮而知凶吉，郭象注云：「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即老子滌除玄覽能無疵之說也。俞樾云：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並勝，當從之。然則莊子「舍諸人而求諸己」，即愛民治國能無爲之說也。天門，羅振玉云：敦煌丙本門作「地」，然則莊子「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云云，即老子天門開闔能爲雌之說也。「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云云，即老子明白四達能無知之說也。此章專言衛生之道。⊙

馬敘倫謂生之畜之以下，與上文義不相應，此文爲五十一章錯簡，桂按馬說是也。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埏[△]和也。埴[△]土也。轂以中空而能受軸，器以中空而能容物，室以中空而能居人，而所以成此三者，木也，埴也，壁也。非空，則三者不能用，然無木埴壁，則三者不能成，而空終不能賴之以爲用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傷也。此極言物質文明之害，蓋物質文明愈進步，則人之馳逐於聲色貨利者日甚，於人可使之日盲，耳聾，口爽，心狂，而不能自己，積之，則國家社會之治安秩序，終受莫大之影響，貨利之所至，小者

竊物，大者竊國，而天下乃擾攘不安矣，此今日所以有階級革命之恐怖也，故總之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妨與目盲耳聾口爽等對文。○然則聖人之爲治可知矣，宜使之能實其腹，而不迫於飢寒，弱其志而不惑於奢侈，則富人不以奢侈炫天下矣，而貧民亦不至因受生活之壓迫，挺而爲亂矣，故曰爲腹不爲目。

十二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二語爲古語，老子引而解釋之。○寵爲下句，當從俞樾說，據陳景元本作『寵爲上，辱爲下』，謂

人所以受寵辱若驚者，因以寵辱有上下之分，故有得寵失寵之驚，受辱亡辱之驚耳，向使寵不以爲寵，辱不以爲辱，孰得而驚之乎！○至於貴與大患莫如有身，蓋所貴莫如生，而生有不可得，大患莫

如死，而死終不可免。然此皆以此身爲己有者也。莊子：『汝身非汝有也，乃天地之委形。』知乎此，身非己有，乃天地之所有；忽然而爲人，固在天下；化爲異物，亦在天下。生非吾生，故生不足貴；死非真死，故死何足患；是『貴以身爲天下』，而常生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而長存於天下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嚴復謂『若』字作『如此乃』三字解；桂按此二『若』字，宋河上本均作『者則』二字。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①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③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④

①此章言道之本體；蓋就物而觀之，則有視而見者，聽而聞者，搏而得者，自道觀之，則視之而不可見，

聽之而不可聞，搏之而不可得。——易順鼎云：搏當作搏，宋陳搏字希夷，即取此義。——夷希微之稱，

亦不過強字以至小之名爾。夫既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則無分於視聽與搏矣，故曰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混而爲一，此所謂道也，不爲形器所囿，視之而不可見，故曰不皦皦者，明也。然而

物由之而見，故曰不昧，非明非昧，似有非有，似無非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此無物之物，唯

滌除玄覽，可以觀其妙，故名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③李嘉謀云：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

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④執古御今者，謂自有史以來，遞演

遞進，人事進化之迹，治亂起伏之機，莫不由簡而繁，由古之世而可遞變至於今，則由今之世而遞變

之者，皆可以預測而知所以御之之術。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俗儒或誤解爲復古，古字从十

从口，謂十口相傳者也，謂有史以來也。古始則有史之前，雖不可得知，然以古之演爲今，則亦可以知

古始之演爲古，逆而推之，則天地剖判之初，不亦可以意想而得乎？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自執古

以下，文義與上不應宜別爲一章。馮振云：執古之道，猶言『執古之無』。老子書之道與無一也，『古

之無』與下『今之有』對文。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⑤

○士字當從俞樾說，據宋河上本作『上』，此形容古時得道之君，其爲天下，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

○強爲之容以下七句，皆形其爲天下態度：若冬涉川者，不敢妄進，所以爲常天下先也；若畏四隣者，守柔弱，所以保剛強也；若客者，自卑下，所以保高也；若冰之釋者，自損蔽，所以保堅實也；若樸者，自虧缺，所以保其盛全也；若谷者，不敢盛盈，所以保其賢也；若濁者，處濁辱，所以保其新鮮也。讀老子此等處，最當注意『若』字，倘不注意『若』字，則常在濁辱卑弱而無以自存矣，吾國古來之讀老子者，皆多忽視此字者也；而間有注意及者，則又以爲陰謀之說，欲取先子，而不知若之爲言，有似是而

非之意，其曰若濁，則原非濁而爲新鮮，曰若樸，則原非樸而爲盛全，其意甚明；然則若濁若樸云者，謂不以新鮮盛全矜人，雖新鮮而若濁，雖盛全而若樸耳；然則本自新鮮，非陰謀以取新鮮，本自盛全，非陰謀以取盛全，不過居新鮮盛全之地，而以若濁若樸之態度，不以階級凌人，不以階級炫人，使民心不亂，而爭亂不起耳；此老子之術，所以內剛強而外柔弱也。③安定也。生進也。此二句當作「孰能晦以理之徐明，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說見拙著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茲不贅。——謂使民之晦者而能明，濁者而能清，安者而能生之道，在乎理之靜之動之，使之徐而不疾，漸而不驟，順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政教遞進，而革命之事可以免，何者？蓋政爭流血之慘，必一方面有使其政教之不得進者，故一方又必欲使之突進，此所以有內戰也；老子有見，故以謂晦者固宜使之明，濁者宜使之清，安者固宜使之生，然而理之靜之動之道，當詳慎而徐爲之也。孰能者，言其難能也。④此道謂徐明徐清徐生之道也。行此道者，亦不欲其盛盈，盛盈則傾而不能行矣；此亦貴謙下之道也。⑤能蔽不新成，淮南子作「能蔽而不新成」，景龍本作「能蔽復成」，今按上文文義，當作「能蔽而復成」，謂如此者，雖蔽而能使之復成，則濁可以使之復清，亂可以使之復

治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謂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吾人於道，亦當致虛之極至，守靜之真正。○不觀於萬物乎？動作生

長，萬變千化，而試觀其復，則芸芸者終各歸其本根；歸根者何？亦靜而已。靜者，復其本根之命也。老子

蓋謂物之生，有其生時之命，其未生時，亦自有其命，生之盡而歸根，則亦復其未生時之命而已。生時

之命，其動作生長，人所見也，故可謂之動，而未生之命，則人所不能見也，故謂之靜，故曰歸根曰靜，是

謂復命。○根乃天地生物之原，古今萬物之所同歸，而不變者也。故曰復命曰常。○人爲萬物之

一，其生固不能無死，然苟使能知此常，則可謂明乎不生不死之道者矣。反是者，則自傷物化，莊子所

謂『大治必以爲不祥之金造化必以爲不祥之人』者也故曰不知常妄作凶 ⑤容者無所不包
公者，蕩然公平。王字當從馬敍倫說爲『周』之壞體，周者，無不周善。天者，至大無外。——本說文至
高無上之意。——道者，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二句見莊子大宗師篇。——故
曰道乃久。 ⑥誠如是，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爲一。——莊子齊物論語。——則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矣。——莊子逍遙游篇語。——又孰得而殆之，故曰沒身不殆，孔子所謂
朝聞道，夕死可矣者，其是之謂歟！

十七章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②

①『下知有之』，胡適謂永樂大典本吳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柱按
韓非難三篇及淮南主術訓均與舊本同，則舊本是也。此謂太上之民，止知有其應得之賞罰，不言說

其是非也。唯其次者方譽其是，又次者乃畏其非，最下者乃侮其非矣。夫政府而至於使人侮，則不足以爲政府矣。○馬其昶本無兩『焉』字；云：「其讀爲豈，」信不足而盟誓作，是貴言也，若夫功成而民不知，豈貴言哉！」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太平之世，安有忠臣，安樂之家，豈有孝子，然則觀忠臣之可貴，必其國之昏亂矣，觀孝子之可貴，必其家之不和矣，然則知仁義之可貴，則天下必不仁義者矣，是猶魚知水之可貴，則必已有失水之患者矣；蓋老子之意，以爲道德人人平等，無所比較，故不見有仁義，仁義之生，必人與人有不平等者，相比較而後見也。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工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承上章之意，而欲去仁義之世之有階級時代，而反於道德之世之無階級時代也；然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三者皆比較而生之事，倘能使天下之人皆聖智，則聖智無所見矣，使天下之人皆孝慈，則仁義無所見矣，使天下之人皆巧利，則巧利無所見矣。此亦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法也；何也？考工記云：『粵無鎛，燕無函，非無鎛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鎛也，夫人而能爲函也。』老子之絕，亦若此而已。然天下人至不齊也，則此三者之文明，安能使天下之皆齊一滿足乎，故曰此三者以文不足也。下章絕學無憂句，宜據易順鼎說，移在此章絕聖棄智句之上，蓋此章四絕字，文本一律也；『三者』之『三』當改爲『四』字。○夫既不能使之足矣，則決不能專以此三者炫惑天下，而當令天下之民有所屬矣；於何屬之？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矣。如是則不惑天下之人以奢侈，而天下之人亦無有受階級之壓迫者，故不致釀成階級之革命矣。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儼儼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句當在上章見上章註。嚴復謂絕學固無憂，顧其憂非真無也，處憂不知，則其憂等於無耳；非洲

斃鳥之被逐而無獲之也，則埋其頭於沙，以不見害己者爲無害，老氏絕學之道，豈異此乎！○阿者，

訶之借字。訶者，唯之反，惡者，善之反，在衆人則喜唯憎訶，爭喜舍惡，而自達人觀之，則一耳。○然人

之所畏者，禍患也，吾豈獨不畏乎？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然禍福之來，不可測量，故曰荒兮其未央

哉。然則吾與衆人，當知所處之異矣，以下卽屢以衆人與己對舉，見己與衆人之異。○享太牢，春登

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者然也。——馬其昶本孩作咳，云笑也，咳孩同字。——若無所歸者，對春登臺而言，衆人如春登臺，而我獨若無所宅也。⑤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謂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中，而我獨無爲無欲，若遺失之者也。⑥衆人昭昭，耀其光明，我獨昏昏，自居黑暗，衆人察察，競爲分別，我獨悶悶，自居混沌，故我獨能澹兮若晦而情不可觀，——海字當作晦，王注云情不可觀，則本作晦也。——颺兮若無所止而無所繫也。颺，音聊（ㄌㄠˊ）。⑦以用也。頑似當作頑以，猶頑而謂衆人皆欲有所施用，而我獨頑而鄙，若無所識者，此皆我所以異於人，而貴乎食母也。⑧食母生之本也。謂我獨貴生民之本，衆皆貴末飾之華也。此章諸「如」「若」等字，亦不可忽視。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②其精甚真，其中有信，③自古及今，其名不去，④以閱衆甫。⑤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道德二字，混言則一，析言之則有表裏之異，蘇轍云：『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孔河上注云：『大也。』德爲道之見，則大德之容，惟道是從矣。○以上八句，形容道體。有象之物，方圓是也；有物之物，金石是也；有精之物，草木蟲人是也。○以夷希微之德，而函三有，甚真故可觀妙，有信故可觀微，爲一切之因而有果，可以驗物之眞信，孰愈此者！○至眞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王弼云：衆甫萬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也。柱按王注閱字，原本作『說』，當是閱之譌字，以無名閱萬物始，卽首章無名天地之始，常無欲以觀其妙之意。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嚴復云：『多少二句，開下抱一，一者，天下之至少，亦天下之至多。』
○王弼云：『式猶則也。』

○莊子論老子之學，曰：『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苟免卽曲之意。曲者不求全而能自全，由是推之，雖枉而直，雖窪而盈，雖敝而新，以其有抱一之道，無人我之分也；無人我之分，則不爭，不爭則自處於一曲，而留其餘以處人，人與己各有所處，則各免於爭，非惟不爭也，我有讓於人，人亦只奉於我，是之謂全。此章言處身之道，亦第八章處衆人之所惡之意。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④

○希言自然卽前所謂不言之教，無爲之事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卽希言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卽自然也。○天不言而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之恒也，飄風驟雨，非其恆也，故不可

久。③同謂玄同，不分別，不矜異也。道德仁義禮，玄同則得之，分別矜異則失之，下篇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禮，卽此失字也。老子上道德，而下仁義禮，而又曰：『失者同於失。』失卽指仁義禮也，然則老子之薄仁義禮，薄其自分別，自矜異耳，若本玄同之道，以從事焉，雖於道德爲失，而於仁義禮亦未嘗不樂得之也。④宜從馬敘倫說，此二句爲十七章錯簡。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違反自然，嚴復謂反明二十二章之意。餘食者，食而病者也。贅行者，行而異者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害其前功，猶畫蛇添足，不惟無功，且以失酒矣。劉師培云：『食當爲德，德與行對。』桂謂食讀如尙書堯典『食哉』之食，孫星衍彼注云：『釋詁，「食，僞也。」』僞與爲通，『餘爲』『贅行』

文正相對。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傅奕本字上有強字，道本不可得道，而謂之道者，強字之耳。王弼曰：『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強爲之名曰大。

○不守一大體，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逝行也。不偏於一逝，周行無所不窮極，故曰遠，遠極也。反者，嚴復云：『不反則改，不反則殆，此化之所以無往不復也。』○王字當從說文改作人，下王字同人

爲萬物之靈，爲天演中最進化之物，故曰人亦大。○熊季廉云：『法者，有所範圍而不可過之謂。』

王弼云：『人不違地，乃在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面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

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江衡謂天地一物也，猶卵爲一物，白者天而黃者地也。萬物生天地間，父天而母地，子無不肖父母者。地居天中，南北二點，正當天之兩極，天包地外，其體渾員，此爲生物之本體。動物皆卵生，人與獸雖胎生，胎在腹中，亦似卵，故小而至於昆蟲之子，皆爲卵生，卵形員，元氣渾淪，一小天地，則肖其本體也。植物之實皆員，則亦各肖焉。瓜李橘柚之屬，其兩端且肖兩極。桃梅杏棗之屬，其核兩端正當外之兩極，尤爲確肖。核爲地而外爲天，合天地氣以生物，故合天地形以成形。此章亦形容道體，嚴復云：『老謂之道，周易謂之太極，佛謂之自在，西哲謂之第一因，佛又謂之不二法門，萬物所由起訖，而學問之歸墟也，不生滅，不增減，萬化皆對待，而此獨立，萬物皆遷流，而此不改。』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王弼云：『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使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嚴復云：『二語物理之公例，執道御時，則常爲靜動者矣。』○李溫陵云：『有輻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本字當從俞樾說，據永樂大典本改作根，與君韻。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嚴復云：『南華養生主篇，卽此章注疏，其所以善行善言善數善閉善結，皆不外依乎天理；然何以能依天理，正有事在也。』○嚴復又云：管夷吾得此，故能下令如流水之源，又能因禍以爲福，轉敗

以爲功。○馬其昶云：『見不善非徒以爲戒，又必教之使善，然後吾之善量足，是不善人正善人爲善之資。』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王弼云：『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者，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嚴復云：『守雌者必知雄，守黑者必知白，守辱者必知榮，否則雌矣，黑矣，辱矣，天下之至賤者也，其足貴乎！今之用老者，只知有後一句，不知其命脈在前一句也。』

○王弼云：『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經文『聖人用之』當從俞說據王注改作因——其分散，故立爲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使歸一也。』呂惠卿云：

『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渾成者也。渾成未爲器，則無施不可。器之爲物，能大而不能小，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而已。若夫抱樸以制天下者，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解牛，游刃有餘地，何事於割哉！』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墜，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

○此言爲天下爲不得已之事。取者，取而臨位之也。莊子在宥篇：『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卽其義。○老子以天下爲神器，猶斯賓塞以國羣爲有機體也。——嚴復說。——不可爲者，王弼云：

『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夫爲國亦若是而已。時乎皇則皇，時乎帝則帝，時乎王則王，時乎伯則伯，時乎立憲則立憲，時乎共和則共和，當其勢之至，唯有因之通之而

已。若非至其時而早爲之，或既至其時而固執之，其爲敗與失，必不能免，何也？達乎自然之則也。③
歔氣煖，吹氣寒。挫字當從宋刊河上本作『載』。行與隨，歔與吹，強與羸，載與墜，皆對待之義。有甚行則必有甚隨，有甚強則必有甚羸，由是推之，有甚富則必有甚貧，有甚得則必有甚失，有甚榮則必有甚辱，有甚樂則必有甚苦，而天下乃多故矣，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也。

三十三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①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②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③

①此反對侵略主義之說也。佐，景龍碑作『作』，主詞雖異，意無大異也。觀於近日德國之敗，其好還

者驗矣。②故治兵者，以止戈濟難爲武，——王弼云：『果猶濟也。』——不以兵力侵略天下也，夫

止戈濟難，不得已之兵也，故曰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③夫物壯必老，兵驕必敗，故軍閥盛大之日，

卽其崩潰之時，故曰：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此章與下章多錯簡，參考拙著《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當從王念孫說改作『佳』，佳，古唯字也。此亦暢發非戰主義。○美之者是樂殺人，孟子所謂

善戰服上刑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樂殺人者，是嗜殺人也，烏能一之！○四自吉

事尙左以下，文意淺陋，不類老子，當是上文『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舊注，而誤入正文者。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俞樾云：常通『尚』。嚴復謂樸者，物之本質，爲五蘊六塵之所附，故樸不可見，任爾如何，所見所覺，皆附樸之物塵耳。臣官皆器也，樸散而後可臣。夫重靜樸之德也，爲輕根，爲躁君，我守其主，則萬物又安得而不賓哉！

○王弼云：『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王弼謂始制言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刃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可以不殆也。

○馬其昶云：『水止於江海，則不溢，人止於道，則不殆。』柱按此章多錯簡，文氣不能一貫，訂正文字，見拙著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④

○韓非子喻老篇：『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明其睫。」又云：「故知之難，不在見人，而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於道於學，則虛其心而常若不足，所以受之也，於財利，則貴乎知足，而不強求，何者？貧窮二字，從比較而生，日進數金之人，見日進百金者，則自覺不足，而慕彼有餘矣，及其日進百金，則亦自覺其百金之不足，而慕他人之日進千金者矣，以是遞進，雖累千萬，其不足如故，其貧如故也，此世界所不能安寧也；唯有道者則不然，簞食瓢飲，曲肱而枕，樂在其中，所須既少，所欲易足，故雖擔石之儲，亦常覺其富也。大抵不足則爭，爭則物質之文明必進步，而世界殺戮之禍亦愈烈，足則不爭，而物質亦不易進步，人類殺戮之禍亦可以稍戢，此兩派互有得失；然大抵爲學爲道，則常以不足爲心，而一人之享受，則恆以足爲本，則可免於患，此讀老子者所當知者也。○志士界說在此，惟強行者爲有志，亦惟有志者能強行，孔子曰：『知其不可而爲之。』孟子曰：『強恕而行。』又曰：『強爲善而已。』德哲葛爾第曰：『所謂豪傑者，其心目中常有當他人所謂斷』

做不到者。』凡此皆有志者也，中國之將亡，坐無強行者耳。④萬物與我爲一，何失之有？天地與我並生，何亡之有！

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其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
①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②

①此言大道汎濫，無所不至。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居，故功成不名有道法自然，故衣養萬物而不爲主。②無思無慮始知道，故道本不可思不可慮，故曰常無欲可名於

小。萬物之來由是，其歸也亦於是，一任自然而使之不知孰爲之主者，故曰可名爲大。簡而言之，蓋謂

大道無所不至，謂之左也可，謂之右也可，謂爲物之始也可，謂爲物之終也可，謂之小也可，謂之大也可，無所不可，斯所以爲大也。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①往而不害，安平太。②樂與餌，過客止。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④

○王弼云：『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熱，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嚴復云：『人皆有所執，特非大象，大象，道也，卽上章萬物之所歸者。』桂謂此老子崇尚民主政體之說也，蓋君主政體之所恃以生存者，恃其有爲主焉者爾，使其無此主焉者，則其基本已壞，將不打而自倒矣；主焉者何則？『功成名有』、『衣養萬物而爲之主』是也。○嚴復云：『安，自絲；平，平等；太，合羣也。』○今街市賣餅者尙作樂以招致兒童，老子云：樂與餌，過客止，知古時亦如此，故老子舉以爲喻也；樂有聲可聞，餌有味可食，而皆有形可觀，故足以止過客。④惟道則不然，其出口也淡然無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無所用者，故不足以止過客。然其無所不有，而用之乃不可既。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①柔弱勝剛強。②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③

①此老子揭破陰謀家之術，以戒人處張強興之勢，所當謹慎者也；蓋謂有大焉，將欲歛爾而固張爾，將欲弱爾而固強爾，將欲廢爾而固興爾，將欲奪爾而固與爾者，是謂微明之術，不可不留意也。②

故唯自守柔弱，使人不得而張之，不得而強之，則可以無禍矣，故曰柔弱勝剛強。③此微明之詐術，

乃聖知之遺存，故莊子胠篋篇釋之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以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故

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蓋自聖知之術

明於天下，而聖知之用乃廢，猶魚之脫於淵矣。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①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②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以無名之樸；③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④

①此言天演之自然演進也。夫由無形而有形，由有形而萬物，由萬物而有生動，由生動而有人類之靈，何一而非天演物競交互而來？然雖曰物競，而此物競之由來，亦何一而非自然之力？即專就政治而論，由部落而帝皇，由帝皇而民主，亦何一而非自然之演進？即今之聲光化電，窮極人工，且無論利用者無一而非自然之物，即此聰明材力之人工，而何嘗不從天演之自然而出？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

②是故世運之推遷，歷久而進，此乃自然之事，爲國者——侯王即古爲國者——止宜守其自然之則，因而爲之，則萬物自然莫不進化矣，故曰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③然天下事物，莫非對待，利之所在，即害之所從生，文明愈進，而人之欲望亦愈增，則天下之人不得厭其欲望者衆矣，故天下必不免乎亂，小則國家之侵伐，大則階級之競爭，其殺戮之烈，又何一而非文明進化之賜？故善爲國者於此，又必思有以鎮之，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④鎮之以無名之樸者，不示天下以奢泰，使天下之人不惑於外物之可欲，不至常受生活之壓迫，則或可以免於亂，故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天地生物，德之至大也，而天不自以爲德，物亦不知其德，此上德不德，所以爲德也。帝皇君臨天下，務欲施德於民，使之歌功頌德，而愛戴已焉，是利用之術，交易之道，非真德也，此下德不失德，所以爲無德也。○上德無爲，當從俞樾說據韓非子改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如天地之生物，無爲

也，而萬物無不成，是無不爲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者，帝皇之施德於民，原欲使民戴己，是有以爲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如見嫂溺則不禁援之以手，而不及計較其合禮與否是也。仁者，人也，其字從

二人，謂爲人而非爲己也，一有計較之心，則救與不救，必審乎宜與不宜，是不免爲己矣。此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義者，宜也，其字从羊我，羊者善也，謂當審於己，宜與不宜，善與不善。仁義行，則有德之心矣，德之之心，無所表見，故聖知復爲禮以表之，其始也莫之應，聖智仍恭讓其手足而爲之，於是久之而民遂相率而循於禮，則禮之有爲益甚矣。仁義與禮，言上不言下者，上者如是，則下者不可言而喻矣。③道本無名，至德則已有名矣。德者，萬物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之謂也，——此指上德，下德同於上義，不得謂之德矣，故曰不德。——及其得而有不能同焉者，則大小多寡苦樂之事以起，而後救災濟難之事以興，如嫂不溺則無救之之仁，必待其溺而後有救之之仁也，故曰失德而後仁，宜與不宜，計較之心既生，則所爲之仁，亦不過爲己，故曰失仁而後義禮者，又仁義之表也，譬如父母以物給子，則子不必揖讓以謝，若在君臣朋友，則揖讓之禮生矣；又父母以物給子，必不念報答，若在君臣朋友，則報答之禮生矣，故曰失義而後禮。④報答之禮既生，則贈而不報，謂之失禮，於是報答之物，若有不稱，則不能無怨怒之念，而天下之亂，乃由是起矣，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⑤聖人爲禮之始，俯仰拜跪，人必苦之，而不易聽從，故必假神權以爲之，曰事神則降福，降福則當報，故

古文禮字作𡗗，从示从乚，示神事，乚象人跪而事神也；小篆禮作禮，从示从豊，豊者祭器，以物享神也；禮既起於神權，而求福免禍，乃恒人之常情，於是卜筮圖讖堪輿相人之術以起，人皆迷信之，欲其前識，以免於禍，而古來之帝皇，所爲以神道設教，藉神權以愚人之術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⑥此可見老子革命之思想。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①其致之，②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④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⑥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⑦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輿無輿，⑧不欲琖琖如玉，珞珞如石。⑨

①嚴復云：『是各得之一，卽道之散見者也，卽德也。』柱謂言昔之得一者，推原其始也。一者，惟初太

極道立於一，卽無爲而無不爲之道，謂天演自然之力也；故天得此一以輕清上浮，地得此一以重濁下寧，神得此一以爲靈，谷得此一以爲盈，萬物得此一以爲生，侯王得此一以爲天下貞，此謂天演之力，由天地開闢，演進而爲生命之源，再演進而爲動植之物，由動植之物，再演進而爲人類之靈，而人類又由部落而有政府成國家也。又上篇以谷神連稱，此以神與谷對舉，神與谷對舉，猶上文天與地對舉也。說文訓神爲天神，引出萬物，則神屬於天，由是可知谷屬於地。神从中，義主引中，谷从口，義主吸受，谷神二字必指陰陽二性生殖之精與器而言。○其致之三字，當從馬銜倫說爲古注誤入正文者。

③劉師培云：發讀爲廢，說文廢，屋頓也。

④侯王句當從劉師培說改爲「侯王無以貞將恐蹶。」

⑤故同「夫」此別爲一章，與上文氣不相蒙。嚴復云：「以賤爲本以下爲基亦民主之說。」

⑥此非，當從河上本作「此其。」

⑦與當從高延第說據莊子至樂篇作「譽」成玄英莊子疏云：「至譽以無譽爲譽。」是至譽無譽，正與上文侯王自謂孤寡不穀相承。

⑧珞珞一作落落，喻多也，多則爲人所賤。馬其昶云：「人佩玉而棄石，故珞珞落落，顯然易別。」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於無。○

○此謂天下之物，必有對待，有生則必有死，有成則必有毀，有高則必有下，有貴則必有賤，反復變動，不可究詰，此道之自然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凡物之有血氣者皆有爭心，道尚無爲，則不爭而守其雌，故曰弱者道之用。○王弼云：『天下之物，皆以有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嚴復云：『無不真無。』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可道，非常道，道安得而聞乎！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此三語

見莊子知北游篇。——道安得而勤行乎！而此所以云云者，爲世人說法，不得不爾耳。此道之所以不可道，不可道，又不得不道，故強而道之如此也。嚴復謂勤而行之者，不特有志也，亦其知之甚真，見之甚明之故。大笑者，見其反也。若存若亡者，知而未真，見之未明也。○言字下當從閱本增「者」字，字下當從紀昀說從一本增「曰」字。王弼云：「建，猶立也。」○夷，平也。左傳服注，類，不平也。類與夷正相反。④谷，下也，與上反。⑤偷者，媮之借，靡也。媮與建反。⑥渝，變也。與真反。⑦晚者，免之借。免成，猶無成，與上文之無隅，下文之希聲無形一例，無隅與大方相反，希聲與大音相反，無形與大象相反，故知免成與大器相反也。晚借爲免，義通於無，猶莫本朝暮本字，而訓爲無也。⑧希讀如第十章聽之不聞名曰希之希。⑨馬敘倫云：「道借爲大，聲之誤也。」馬說非也，道謂大道，舉道包大，故不云大道也，下文接云夫唯道，正承此道字。⑩柱按莊子齊物論云：「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此道之所以善貸且成也。此章諸「若」字亦不可忽。

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⑤

○前章云有生於無，此云道生一，然則老子所謂『無』者，道也，此道也，名之爲有，則不可見，不可聞，名之爲無，則有之所從生，故莊子知北游篇云：『子能無有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嚴復云：『道，太極也，降而生一，言一則二形焉，二者形而對待之理出，故曰二生三。』○負淮南道應訓引作『昔』。○吳澄云：『萬物之生，以此沖氣，則既生之後，亦必以沖氣爲用，乃爲不失』

其所以生之本。

○人之所惡句至此，必爲三十九章之錯簡，人之所惡，至王公以爲稱，當接非乎

之下，故物或損之二句，當接無譽下，詳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

○馬其昶云：『周金人銘云：「強

梁者不得其死。」此古人之所以教人者，吾亦教之，故舉其語而贊之曰：吾將以爲教父，言當奉此銘

若師保也。』柱按白人之所教下二十一字，與上文意不應，當別爲一章。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嚴復云：『承上章強梁者不得其死而反言之。』

○嚴復又云：『無有入無間，惟以太耳。』

○柱

按此章多是他章錯簡，說詳老學八篇。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王弼云：『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爲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嚴

復云：『知足知止，兩知字大有事在，不然，亦未可以長久也。』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此章諸「若」字，亦當注意，若之云云，則其非真可知，世人皆爭於成，而我則若缺以處之，世人皆爭於盈，而吾則若沖以用之，則吾之成與他人之成不相妨，而成乃可以不弊矣，吾之盈與他人之盈不相害，而盈乃不窮矣，直巧與辯，亦若斯而已矣。凡物動則生熱，靜則生寒，故人當寒時則躁動可以勝寒，人當熱時，則寧靜可以勝熱，常於其反而勝之；然則天下之躁熱甚矣，我以清靜鎮之，方可以爲天下正也。自躁勝寒以下，亦當別爲一章。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畢沅云：『蠶下張衡東京賦有車字。』王弼云：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蠶也。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王弼謂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志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闕牖而可知也。○出彌遠，知彌少，不可與上文反對看，作反對看，其義淺矣。其知所以彌少者，以爲道固日損也。夫道無不在，苟得其術，雖近取諸身，豈有窮哉！而行徹五洲，學窮千古，亦將但見其會通，而統於一而已矣。是以不行可知也，不見可名也，不爲可成也，此得道者之受用也。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李嘉謀云：『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爲日損也。』嚴復云：『日益者，內籙之事也，日損者，外籙之事也，其日益也，所以爲日損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④

○聖人句當從景龍本敦煌本去常字爲更善。此老子提倡民主之學說也。○民主之治，取決多數，

故衆之所善，其善者吾固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而已。信與不信亦如是觀。○歛歛句，馬敘倫云：

『老子本文當作歛歛焉渾渾焉。』④句上當從釋文本增『百姓皆注其耳目』句，此謂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渾渾焉，無所用心，而於百姓耳目之所注，則如慈母之於嬰孩焉，固無所不至也。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①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②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③

○韓非子云：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此十三具者之動靜盡屬於生，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至其死也，此十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死，故曰：死之徒亦十有三。凡人之生，此十三具

者必動，動極則損，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以本韓非子原文而有刪改。○夫由生而至於死者何也？以既已爲生，則不能無生生之物，譬如食焉，

所以使人之生而動也，而動極則損，損極則生盡而歸於死，則生生者乃所以爲死，此人之所不能免

者也，然則其生生之愈厚者，其動也愈甚，而損也亦愈速，故曰以生生之厚。

○莊子人間世篇云：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去其生生之厚，則於物無奪，而能去其所厚者以養物，是順物之性，而不逆者也。孰從而害之？夫生生之厚，死地也，無生之厚，故無死地。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道者由也，萬物由是而生者也，故曰道生之。德者得也，萬物得是而後有生者也，故曰德畜之。由是賦形而爲物，而此形之所以成，又由乎天地動靜之力，故曰勢成之也。勢者，力也。○說文：『亭，民所

安定也，引中有安定義。『廣雅釋詁：『毒，安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習常。○

○蘇轍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柱謂母者一而爲子者衆，得母知子，舉一反三之術也，知子守母，御繁以簡之道也。○高延第云：「兌口也，口爲言所從出，門爲人所由行，塞之閉之，不貴多言，不爲異行，循其自然，不勞而理，卽復守其母之事也。尚口者窮，多爲者敗，徒長詐僞，無益於事，故不救。」柱按此亦當別爲一章，與上文義不相應。○見小則重分析，而見事理也明，守柔則不誇大，而能自強也久，用其光則知白，故雖涅而不至淄，歸其明，則守黑，故雖絜而不立異，如是則不至於爲善近名，

爲惡近刑矣。四習，一本作襲，馬敘倫云：『襲習古通。』高延第云：『襲因也。』常當道。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此謂使吾人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固似甚善也，而無如其易趨於施何。施者，邪也，蓋大道可行而不可使之介然有知，介然有知，則爭端起矣。○嚴復云：『今之所謂文明者，自老子觀之，其不爲盜夸

者亦少矣，此社會黨虛無黨所以日衆也。』柱按盜夸當從韓非子改作『盜夸』，夸先則鐘瑟皆隨，大姦唱則小盜和。——二句本韓非子解老篇。——富者愈有餘，愈豪奢，則貧者欲得之奪之之心亦

彌甚，故曰盜夸。○句中中字一本無，柱按有者是也，也字卽『施』之假字，或『施』之壞體，卽上

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之施，非道也哉，謂盜夸卽盜之施者也。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①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②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③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④

○韓非子云：「一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之，謂之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之，謂不脫。」^①國字當從蘇時學說作『邦』，與下豐字爲韻。^②此卽孔子之忠恕，孟子善推所爲之

義，以我身觀人身，而他人之情得，以我家觀他家，而他家之情亦得，由是鄉國天下，莫不可通，墨子兼愛非攻之義，最與此同。^④自修之於身以下，與上文義不相應，當別爲一章。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蟄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則已。

○蜂蠶虺蛇不螫，當從宋河上本閔本作『毒蟲不螫』。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全，本作『峻』，赤子陰也。○祥爲『殍』之假借，墨子書『降之百殍』。畢沅以『爲祥之異文，非是，殍，殃也。生不可益，益之則殃，故莊子云：『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二句，當從馬敘倫說定爲第八十一章錯簡。○塞其兌二句，亦當從馬說，定爲五十六章錯簡。

◎光塵義相反，知銳分義亦相反。分物之大而可分者也。說文：紛，麤也。紛从分聲。是分有大義之證。銳小者挫之，則無所特高；麤大者解之，則無所特大。和共光，則無所特顯；同其塵，則無所特賤。是所謂玄同也。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高延第謂此字指下八句。◎此四者，專制政體之真相也。◎惟其如此，故唯民主共和足以治之。此老子主張共和之說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②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③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④

○王弼云：『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名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立名刑，明賞罰，以檢姦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①三字衍文。詳見老學八篇。②禍福倚伏，正奇反復，而世人止知福之為福，而不知福之為禍也，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③方則有隅，有隅則割，不割與方反，不剝與廉反，不肆與直反，不

耀與光反。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①夫唯嗇，是為早服，②早服謂之重積德，③重積德則無不克，④無不克則莫知其極，⑤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⑥可以有長久，是謂

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子云：『齋之者愛其精神，嗇其知識也，衆之人用神也躁，躁則多費，聖人用神也靜，靜則少費。』

○韓非子云：『衆人雖——離古通權——於忠，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於道理，聖人雖未見禍

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蚤與早通。○韓非子云：『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

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入，故曰重積德。』○韓非子云：『積德而後神靜，神

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故曰無不克。』○韓非子云：『其術遠則衆人莫

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韓非子云：『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爲有國

之母。』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

神不傷人，聖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王弼云：『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主彌靜，然後可能廣得衆心也。』○此謂以道莅天下，則一切之神權宗教，昔日以爲可以禍福民而藉之以愚民者，均失其用也；不特神權宗教失其用，卽聖人之刑賞，昔日視爲可以生死人而藉以威民者，亦失其作用也；故曰神不傷人，聖亦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句，當從陶鴻慶說，去非其二字，王弼釋之云：『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者，治之衰也，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此說深得老子之旨，蓋專制之國用威權，而民主則否，一以平等爲歸，何威權之有？○自以道莅天下至末，當別爲一章。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柱按此章文義淺陋，不似老子文，疑是戰國權謀家所增。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也。○

○李哲明云：『善人自與道親，固寶夫道，不善人雖與道遠，而恃之而生，亦保於道。』○俞樾云：

『淮南道應訓人閒篇引此文並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一美字。』注按此二句當別爲一章。○自故立天子句至免耶文義淺陋，不似老子文。○此句當次不善人之所保下。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

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此云爲無爲，事無事，則謂爲於無爲之中，事於無事之處甚明，豈如後人之所謂無爲乎！
○大小多少四字，疑當作『爲多於少』，其大小二字，則下文『爲大於細』之譌掇。
○報怨以德句，當從

馬敘倫說在七十九章『和大怨』上。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王弼云：『此四者皆說慎終如始也；不可以無之故而弗持，不可以微之故而不散也，無而弗持則

生有焉，微而弗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熊季廉云：「萬物生遂成長，唯有一定之秩序，莫知其然而然。」莊子曰：「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足與此章相發明，此物理歷史之公例也。」
○王弼云：「好欲雖微，爭尚爲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
○學不學，謂學如不學，不以智識階級矜人也；然則老子亦非真主不學者。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王弼云：「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柱謂智識愈增，則擾攘愈甚，此自然之勢也，雖所進有遲速，而爲亂有大小，然智識與戰爭，必爲正比例，而爲無可幸免之事。老子之去智，亦不過理論上之消極主張，不能強天下以皆從；然苟有不從焉，則不智者與智者相遇，乃如羊之

遇虎，必無幸存矣，此學者所宜留意也。

①稽式猶楷式。

②此老子自言反樸還淳之說，似與世界

由質趨文之事相反，其實乃順乎物性也。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①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①馬其昶云：『聖人欲崇上人，故以言下之，欲推先人，故以身後之，非謂己欲上人先人也。』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此老子之說所自出。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①我有三

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可名，以其有所肖也。有所肖，故可以言語形容。凡能以言語形容者，皆有所窮者也。烏得爲道！是故道也者，無所肖者也，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慈故能勇，則老子之不敢爲天下先，非怯也。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古字當從馬，其起奚侗說移在下章首。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①吾不敢為主而為客，②不敢進寸而退尺。③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④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⑤

①句上當增古之二字。②吳澄云：『為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③不敢進

寸以先人而為禍首，常退尺以讓人以弭戰禍。④自視若無行列可整，無臂可攘，無敵可就，無兵可

執，故不敢輕敵。⑤不得已而用兵，則民必哀憤，故可以勝敵。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①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②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①言有二句，當在吾言甚易知句上。②無知當從陶方琦據王弼注改作有知。莊子云：『彼其真是

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有知是以不知之說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爲無爲，事無事，學不學，故知不知也。此所以爲上也。夫知尙不知，況不知而可以爲知乎！強爲知焉，斯病矣。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民孰不樂生而畏死，然壓制之力愈強，則反抗之力愈猛，此專制政體之下，所以多暴民也。⊖狎，

卽陝之假，奚侗云：『說文：「陝，隘也。」隘有迫誼，厭，狎也。』柱按夫唯不厭之厭字，當從吳澄說改爲

『狎』，無陝其居，謂無使人多地少也。無狎其生，謂無使人多食少也。民多地少則謀食難，而民易爲

亂，欲免此者，唯移殖其民，故曰夫唯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以下，與上文不相應，當在七十章

『則我者貴』之下。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則爭，爭則彼此相殘殺，勇於不敢則讓，讓則彼此相存活，其為勇一也，而所施者異，利害亦殊。⊙此句宜從景龍本敦煌本去。⊙此言天演之能事，夫天演人事，交相勝而進步，此世界之所

以有今日也；然天人交勝云者，就陝義而言之耳，若就廣義而言之，謂天勝人則可，謂人勝天則不可，蓋即此幾於巧奪天工之人事，亦莫非從天演而來，一切智力，固不能外乎天也。繹，音闡（彳弓）；繹然，寬也。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常有司殺者殺；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世之專制君主，孰不以人之畏死，故以死懼其民邪？然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既得而殺之，尙孰敢爲奇乎？然而天下之爲奇者固日出而未已也，則知其不畏死矣，故爲治之道，非特威勢所能也。

○熊季廉云：『天擇，司殺者也。』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爲上者奢侈，則取於民者既多，而民既已貧矣。而上行下效，民之欲望，亦由是而益奢。是以居不可得之勢，而懷必得之念，其挺而走險必矣。老子之言，其意豈淺乎！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柔弱勝剛強，自強處下，自柔處上。

○嚴復云：『老之道，貴因，貴不凝滯，唯柔弱者能之。』
○兵字當從俞樾說爲『折』字之誤。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此老子主張一切平等之說也。夫貴者愈貴，則賤者愈賤，富者愈富，則貧者愈貧；而天下之富者，必少於貧者，貴者必少於賤者，使不設法自損己之所有餘，以補他人之不足，而惟日以己所有餘者，供己奢侈，則上行下效，而貧民之生活，益日感困難，此階級之戰爭，所以終不可免也；此治國者所不能不早爲留意者也。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言處柔居下之旨，老子之恆語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句首當從馬敍倫說以六十三章報怨以德句移上，謂報怨必當以德，若以怨報怨，必成大怨，爾時雖以德和之，其傷不復，已有餘怨矣。○馬其昶云：『禮曲禮疏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故有左右，鄭注以右契爲尊。』柱按古人尙右，執左契謂常自處卑下，以和合於人也，契合也，徹分也，有德者人已合一，故無怨，無德者人我之界太明，故有餘怨也。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嚴復云：『此古小國民主之治也，而非所以論於今矣。』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語，應據馬敘倫說移至本句之上。○知讀爲智；下句同。

自聖人不積以下，當在七十七章唯有道者之下。

